

# 《炼狱之声》中美国意大利族裔性的 书写与超越

周南翼

**内容提要：**福兰克·兰特里齐亚的《炼狱之声》着眼于美国意大利族裔经历，探讨身份属性、族裔性等问题，小说的前瞻性和艺术性使之具有重要意义。作者通过主人公讲述美国犹蒂卡城早期意大利移民暴力历史，颠覆族裔研究中惯例使用的方法，即基于寻祖/血统、饮食与家庭、语言、历史故事等符号的族裔身份属性界定。在族裔性问题上，小说超越以“差异性”为主的族裔性，更多从人的心理感受、符号意义和象征意义等角度予以体现：寻根/血统认同是对哲学或存在主义终极问题的一种回答；身份属性是灵活变动和发展的，取决于个人在其所处环境下的感受、自由选择和行动；族裔性的本质应是人类共有的情感、感受和价值观以不同方式或不同载体表现出来，这些共通之处是族裔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根基。

**关键词：**美国意大利裔小说 福兰克·兰特里齐亚 族裔性 《炼狱之声》

**项目基金：**本文为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福兰克·兰特里齐亚的文学观与小说创作研究”（14BWW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南翼，女，文学博士，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研究。

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曾经充满自信地宣布，在20世纪30—40年代，大批美国犹太学者和作家发动或参与了一场“将东欧犹太移民的孩子们从美国文学文化边缘带到中心地位的运动”，使他们得到承认，并“被选为整个国家的发言人”，他们的作品成为“经典的一部分”。他们在作品里始终是用“美国犹太人的声音”说话，既有美国特性，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犹太特质，结果美国英语、美国人的梦想以及美国的文学历史，都因为美国犹太艺术家和批评家而发生根本改变（ix, x, 14）。

但是，美国意大利裔文学文化研究远远滞后于美国犹太文学及其他族裔的文学文化研究。1996年，弗莱德·L. 加达菲（Fred L. Gardaphé）指出，当美国各少

数族裔在美国文学殿堂占有一席之地时，美国意大利裔作家的作品尽管很重要，却几乎完全被忽视（*Italian Signs* 7）。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美国意大利裔文学研究仍是不毛之地（*Bona ix*），它得到认可的程度或取得的成功，远不及美国意大利裔导演的电影（*Talese* 314）。所幸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美国意大利裔学者加达菲主持的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美国意大利裔文化研究系列，可谓“美国意大利人的声音”中的一个音符。

弗兰克·兰特里齐亚（Frank Lentricchia）是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理论家和小说家，在诗歌、现代主义、批评理论史等领域的研究颇有前瞻性，他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著作包括《新批评之后》（*After the New Criticism*）、《批判与社会变革》（*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精灵与警察：福柯、威廉·詹姆斯、史蒂文斯》（*Ariel and the Police: Michel Foucault, William James, Wallace Stevens*）、《艺术的犯罪与恐怖》（*Crimes of Art and Terror*）等。1992 年，徐贲在《批评界知识分子的情景张力：赛义德与兰特里齐亚的文学政治思想》（*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 Thinking through Literary Politics with Edward W. Said and Frank Lentricchia*）里，将他与赛义德相提并论，新保守派学者则称他为“当代批评理论粗鲁的哈利”。20 世纪 90 年代，当美国批评理论界与新保守派展开热烈辩论时，他以一篇《前文学评论者的最后遗训》（“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an Ex-literary Critic”），反思文学批评过分政治化的倾向。至今他已经出版小说《约翰·克利迪里与刀手》（*Johnny Critelli and the Knifemen: Two Novels*）、《炼狱之声》（*The Music of the Inferno*）、《卢凯西与白鲸》（*Lucchesi and the Whale*）、《路得书》（*The Book of Ruth*）、《安东尼奥尼的忧伤》（*The Sadness of Antonioni*）、《意大利女演员》（*The Italian Actress*）、《临时抬棺人：艾略特·孔德侦探故事》（*The Accidental Pallbearer: An Eliot Conte Mystery*）等 10 部，在美国评论界引起轰动，但国内外对他的小说毁誉参半。1997 年唐小兵在《读书》第七期发表文章《文学批评的经济学》，称他的思想和实践转向是一种经济学，否定其前瞻性；2010 年，托马斯·德皮罗（Thomas DePietro）出版了《弗兰克·兰特里齐亚小说论集》（*Frank Lentricchia: Essays on His Works*），探讨小说的主题，加达菲在其中一篇论文里评价了《炼狱之声》里的黑帮形象，并在后来的论著里进一步指出，小说里的黑帮教父形象颠覆了现代影视媒体塑造的黑手党神话（*Wiseguys* 89-102）。萨姆尔·F. S. 帕蒂尼（Samuele F. S. Pardini）在论文中将小说与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进行互文性评论，认为两位作家在各自的美国意大利裔黑帮故事中，借助历史记忆，抨击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同化叙事（254-267）。

兰特里齐亚将自己的思想融入想象创作中,研究他如何从文学角度思考身份属性和族裔性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讨论《炼狱之声》如何表现并在一定程度上颠覆族裔研究中常见的元素符号,弱化并超越以“差异性”为主的狭义族裔性,更多地从人的心理感受、符号意义和象征意义等角度思考族裔性在身份属性中的价值。

## 一、族裔性符号与颠覆

美国犹太文化文学研究是美国族裔研究的先驱,可以为当代美国各族裔研究提供参照。借鉴弥尔顿·高登(Milton Gordon)对象征意义上的犹太性(Gordon 194)和塞缪尔·黑尔曼(Samuel Heilman)对美国犹太属性(Heilman 66-67)的论述,可将美国族裔小说里的族裔性归纳为以下主要表征符号:先祖、血统、民族自豪感、移民历史及移民后代现状、语言、宗教习俗、饮食、家庭与生活方式等。约翰·雷利(John Reilly)指出,所谓族裔文学是指作者选择在作品里突出族裔性,将人物置身于特定族群里,受社会环境塑造,遭受政治经济权力压迫,从所属族群文化中获得价值力量,最终要么被摧毁,要么得以成长(Reilly 4-5)。因此,本文论述的出发点是分析《炼狱之声》的族裔符号,探寻小说人物在族裔背景下的成长轨迹。

《炼狱之声》从许多方面看都像一部追寻身份属性、探索族裔性的小说。小说主要人物罗伯特·塔格利弗(Robert Tagliaferro)是个孤儿,从小被黑人莫里斯·里德(Morris Read)夫妇收养。他的族裔性“模糊不定”(4),但他有意大利人的姓氏和外貌特征,意大利裔格里高利·斯皮纳(Gregorio Spina)夫妇才是他精神上的养父母。犹蒂卡小镇的种族冲突和暴力事件使他毫无归属感;他18岁离家出走,在纽约一家书店工作,蜗居在书店地下室。他42年后返回犹蒂卡寻求自己的身份属性和族裔。故事整体上很像成长小说,所不同的是,罗伯特的成长阶段几乎被整个切除。在他返回犹蒂卡的七天里,他才真正完成成长过程,完成对自我的认识。

小说包含许多美国族裔小说的标志性“符号”,其中之一是讲故事。与美国华裔、印第安裔等许多族裔文化一样,美国意大利人继承了意大利文化中讲故事的传统,它源于意大利村庄和城镇守护地方传统的“历史歌者”,后来渐渐形成丰富的口传文化(*Italian Signs* 24-25)。兰特里齐亚安排罗伯特讲述犹蒂卡早期意大利移民历史,就是在用讲故事的方式将犹蒂卡意大利裔头脑人物吸引到他身边;他

讲历史的目的，是像柯勒律治的“老水手教导你们”知晓“真实历史的真实力量”（*Inferno* 34-35），也就是通过讲述，让被忽视、遮盖、遗忘、或扭曲的过去被听者知晓，引起思考和改变。

但小说呈现的美国意大利裔历史，并不是移民遭受歧视、同化过程中的文化、身份和代际冲突等，兰特里齐亚颠覆了这种书写族裔历史的方式。首先，他突出族裔历史里还可能存在欺凌、暴力、掠夺等不光彩的一面。罗伯特讲述的是犹蒂卡意大利移民先辈如何通过欺诈、掠夺、谋杀等手段，获得财富、权力和地位，这在族裔小说的历史书写中比较少见。第二，兰特里齐亚将新历史主义思想巧妙植入小说，挪用犹蒂卡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揭示族裔历史可塑造甚至可篡改的特性。他强调不同族群渐次抵达犹蒂卡，或杀戮征服，或遭受欺负，后来为了自己的目的，编造篡改历史，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因此关于犹蒂卡早期历史，由九个不同的亚文化书写了九个不同版本。罗伯特在不同场合出于不同考虑，也讲述了不同版本的意大利移民先祖历史。第三，作者也将后殖民主义思想植入小说，表明犹蒂卡各族群的迁移，本质上是以征服、杀戮、暴力掠夺为主的殖民活动；他们最初受到歧视和压迫，站稳脚跟后，却往往认同并接受强者逻辑，歧视和欺凌“他者”“弱者”。塞巴斯蒂安·斯皮纳（Sebastian Spina）代表了曾经遭受压迫、后来得势的犹蒂卡意大利裔美国人，他歧视犹蒂卡黑人和其他族裔，惧怕他们的崛起和反抗力量，经常发表种族歧视言论。

兰特里齐亚在后来出版的《艺术的犯罪与恐怖》里明确指出：在权力关系中，强势者内心必然潜伏着文化优越感和歧视其他种族的偏见，被奴役的反叛者往往会模仿压迫者的行为方式，采用压迫者的文化偏见和暴力形式，因此权力关系的双方都必须摆脱内化的殖民主义价值观，发现自我和再造自己的文化（*Crimes* 119）。在《炼狱之声》里，摆脱内化殖民主义价值观的第一步，是颠覆犹蒂卡意大利裔当权者书写的历史，用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话说，就是颠覆“以文化霸权施行征服的努力”（45）。罗伯特的讲述，破坏了以斯皮纳为代表的尤蒂卡意大利裔首脑的“血统自豪感”，或族裔自豪感。所谓血统或族裔自豪感，是基于家族、民族或种族的自豪感，其中含有强烈的种族偏见，很接近威廉·撒默（William Summer）所说的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即自己所在人群乃是一切的核心，是定位和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因此“常常导致骄傲、虚荣、信奉自己所属群体的优越性，鄙视外来人”（qtd. in Merton 248）。在《炼狱之声》里，倾听故事的人最终不得不承认，犹蒂卡意大利裔的所谓优越性背后，隐藏着欺骗和犯罪史，散发着“臭味”（140）。

除了意大利族裔历史书写，兰特里齐亚还颠覆了美国意大利裔作品里树立的家庭与父亲形象。早期意大利裔文学作品（约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描写的是“诚实、勤劳的意大利移民家庭”，联合起来对抗充满敌意的异族世界，到了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就变成“不择手段获取足以掌控环境的力量”的暴力故事（*Italian Signs* 86）。兰特里齐亚在小说开头描写的格力高列·斯皮纳夫妇，具有“足以掌控环境的力量”，对罗伯特充满吸引力。但在罗伯特返回犹蒂卡时，组成意大利裔核心圈的成员是：充满种族仇恨的塞巴斯蒂安，切索（Cesso）医生和阿约伯（Ayoub）教授两个老单身汉，丧妻的艾利克斯（Alex），意大利裔家庭意象完全缺失。此外，小说里还出现美国意大利文化的一个重要父亲形象：黑手党传统里的教父。根据加达菲所述，教父在意大利家庭秩序中处于第二层级的地位：值得信赖，有能力保护家族成员，指导和帮助教子成长，化解困难；教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演变为“英雄式”黑手党教父形象，勇气与荣耀兼备，忠诚于家庭，保卫家族。《地狱之声》描写了黑手党教父约瑟夫·帕特诺斯特拉（Joseph Paternostra），他表面上风光无限，掌握生杀大权，其实暗藏着懦弱耻辱的过去，最后由罗伯特讲述出来，颠覆了黑手党“英雄式”教父形象。

兰特里齐亚还对族裔小说常用的饮食元素进行了戏仿。饮食被认为是美国意大利裔身份属性——也是许多族裔身份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美国意大利裔饮食，是美国意大利移民在新环境下逐渐形成的饮食习惯，曾经“塑造了意大利裔身份属性”，“体现一种独特形式的家庭生活及亲密关系”，是美国意大利裔集体身份属性的象征符号（Cinotto 3）。《炼狱之声》多处详细描写意大利裔食品、烹饪和盛宴，罗伯特本人对意大利菜肴及烹饪如数家珍，但他同时又是个厌食症患者。他在犹蒂卡盛宴上讲故事，让意大利裔食客们大倒胃口。兰特里齐亚采用了意大利裔饮食符号，却消解了它在身份属性中的重要性，表明所谓意大利裔饮食在意大利族裔身份中的重要性，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和历史建构。

另外一个族裔身份属性的符号是语言。小说里出现一些意大利词语，但它们是支离破碎的，甚至被意大利裔移民后代们遗忘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关注意大利语的是族裔身份模糊的罗伯特。意大利语言被抛弃的另一个表现是，意大利人为同化而修改自己的姓名。盖·塔利斯（Gay Talese）曾撰文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一些意大利裔作家为了让出版商和读者接受他们，把自己的意大利名字，改成盎格鲁-萨克逊名字（Talese 316）。在《炼狱之声》里，罗伯特对他的意大利姓氏进行词源考证，追寻它为适应环境而发生的拼写变化，证明共有这个姓氏的，不仅有意大利人，还有白人和黑人。该姓氏的流变，暗示同一血统的人



迁移变化的现象。

综上，兰特里齐亚通过重述犹蒂卡意大利裔早期移民历史，通过颠覆家庭和父亲形象、饮食和语言等重要的族裔性“符号”，表明罗伯特与其说是寻求意大利族裔属性，不如说是打破所谓族裔属性带来的分割。如他所说，他来是为了破坏，为了打破意大利裔建立的壁垒。讲故事，以黑人身份购买斯皮纳的房产，都是罗伯特打破犹蒂卡族裔分割的具体行动。

## 二、超越族裔性

一直以来，族裔性的形成或研究，关键在于族裔与他者（包括主流文化和其他族裔文化）的区别。美国的族裔小说及其研究诞生于文化冲突：族裔群体作为新教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的“他者”，为了对抗来自主流文化的歧视和边缘化，提倡多元文化主义，努力突出本族群的独特性，使它有别于主流文化，最终也有别于其他族群文化。但针对多元文化主义，美国学界也有质疑的声音。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里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消解西方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破坏美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导致文化相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加剧美国内部不同群体的政治纷争，造成国家分裂与种族间不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我们是谁：美国民族身份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中指出，强调族裔独特性的做法，割裂了国民同一性。兰特里齐亚在《炼狱之声》里也发出反思和质疑的声音。小说主角罗伯特始于渴求意大利裔身份属性，最终却不认同犹蒂卡意大利裔。可以说，小说已经超越了“追寻族裔性”的诉求。

兰特里齐亚似乎预见到，过分强调族群差异性容易激发族群间矛盾，遮蔽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作为移民群体的犹蒂卡意大利裔变成犹蒂卡的主流群体，他们的政治权力和话语权，正是建立在与其他族裔不同的血统、民族或种族自豪感上。另一方面，犹蒂卡其他族裔群体受到歧视，发展受到压制，一些愤懑者采用暴力手段表达不满，这恰好对应了霍弗的说法：受压迫、贫穷潦倒的人群，更容易投身到致力改变社会的暴力活动中（霍弗 228-230）。犹蒂卡愤怒者改变社会的策略是反种族歧视，矛头直指有钱有势的意大利裔。1979年，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在分析20世纪60年代族裔活动时揭示了这类矛盾冲突的根本：中产阶层比贫民阶层的移民更容易同化，族裔性成为贫穷移民谋求生存

和发展机会的政治策略，他们把族裔性和族裔组织视为对抗社会不公的心理和政治防御武器（Gans 2-4）。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是文化 / 种族平等权利之争，更是阶层之争；它并不仅限于贫穷阶层，中产阶级的族群在上升通道受阻时，也会通过文化策略表达阶层间矛盾。难怪有学者认为从差异性角度审视族裔和文化会收效不佳，担心“多元文化主义过分强调文化和身份属性问题，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经济公正和性别平等其他重要的问题”（Nordin xix）。兰特里齐亚显然看到族裔 / 种族冲突背后的阶层分化和经济利益问题。

正因为如此，兰特里齐亚将激烈的族裔冲突放在尤蒂卡经济衰退的年代。亚历山大·托马斯（Alexander Thomas）的《歌山的阴影下》（*In Gotham's Shadow*）印证了小说描写的那段历史：20世纪50至80年代，犹蒂卡经济不振，阶层间冲突增加，激化族裔问题，反过来族裔矛盾又加剧阶层间冲突。兰特里齐亚笔下的犹蒂卡犹如微缩版美国：移民不断涌入，多种族裔混居，各个族群争取权力和利益，族裔压力激增，社会动荡不安。这似乎预示了多年后，全球资本流动，跨国移民流动，经济与文化冲突加剧，世界各地暴力事件频发，对多种族如何和平共处提出了预警。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2012年出版的《危险梦想的年代》（*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里表达了相似观点：“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议已经是关乎主流文化的争议；它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争议，争议在于不同文化应该怎样和平共处、怎样才能和平共处，在于这些不同文化要想和平共处，必须共同遵循怎样的规则和做法”（45）。兰特里齐亚以犹蒂卡为写作蓝本，不仅颠覆了常见的族裔性符号，而且探讨了多族群、多文化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基本原则。

兰特里齐亚从许多层面弱化族裔与所谓他者的差异性。他借用意大利姓氏的流变故事，暗示所谓不同血统或不同族裔其实拥有“共同的源头”（*Inferno* 106），说明所谓族裔性是族群随着时间流逝和空间迁移、受到不同环境塑造而有所不同，是动态发展和变化的。正如麦克·J. 费舍（Michael J. Fischer）指出，“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每个个体再造和再解释形成的……族裔性不是简单地靠代代相传、口传身授和学习得到的；它富有活力，常有变化……”（Fischer 195）。许多学者不仅看到了族裔性的动态特征，而且看到它背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指出所谓“维护少数族裔文化”，有可能会产生“静止的文化，即限制其成员，使之不能完全融合到主体文化中，因此剥夺跟其他文化进行有意义交流的机会”（Nordin xix），反之，强调族裔性的动态发展特点，有助于不同族裔间的交流和沟通。

兰特里齐亚既注意到族裔性的动态发展变化,又突出族群间沟通交流的根本是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和共通的情感感受。他为罗伯特设置模糊的族裔,表明族裔性只是个人多重属性的一部分。小说没有渲染莫里斯的所谓“黑人形象”,却突出他的父亲形象,突出他是“藉行为”而非藉血缘关系做了父亲(*Inferno* 151)。他不仅收养了意大利或/及黑人血统的罗伯特,也照顾失去父亲的白人孩子达里尔。罗伯特承继了这个“藉行为做了父亲”的任务,并将之传给艾利克斯及其女友石南·法克斯顿(Heather Faxton)。艾利克斯秉承“好的撒马利亚人”(27)的好客接纳传统,法克斯顿的姓氏取自犹蒂卡实际存在的一家孤儿院,象征着收留、善心、治愈和希望。这些情节安排表明,这里的父亲角色或身份属性只关乎人,并不关乎族裔;血统和族裔概念造成隔断,“藉行为做了父亲”的收养行为则是多元文化和多族裔间联系交流的纽带(107),并且它是一种广义上的收养,包含接纳、照顾、收留、收养和行善等概念。

罗伯特追寻族裔性的渴望不仅与寻父、收留、收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而且很接近更具普遍意义的寻家回家的渴望。当罗伯特追问“我的父亲是谁”时,莫里斯回答,“我。你是我迷失多年、戴着枷锁的儿子。欢迎回家,孩子”(111)。“戴着枷锁”一词来自罗伯特的意大利姓氏,本意是切刀,引申为“砍断历史枷锁的人”,因此,“戴着枷锁的儿子”寓意罗伯特受困于血统/族裔的枷锁不能自拔。回家或许可以帮助他砍断历史的枷锁。显然,兰特里齐亚与其说在书写族裔身份认同主题,倒不如说是书写回家主题。

然而,寻根、血统、追寻族裔性很可能不仅是对家的追寻;在罗伯特的渴望里,隐藏着一种更深刻的追问,即人对自己身份属性的一种存在主义式探寻,是人类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等终极问题的现实版本。换言之,就是人采用寻父寻根等有限的、具体可见的途径回答终极问题。兰特里齐亚在小说题献里引用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白鲸》(*Moby Dick*):“我们的灵魂深处就像孤儿,母亲未婚生子,死于生产:生身父母的秘密被他们带进坟墓,要等我们进坟墓才会知道。”这就将人对身份属性的追寻,与灵魂深处的孤独联系在一起;灵魂在世上不断探寻,其具体可观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在血统里寻找依靠和认同,追寻父亲、先祖并与之认同。正如高登所说,人喜欢归属于某个群体,认同“某个血统组成的同胞群体,这个群体小于全人类,而且常常小于国家”(Gordon 25)。但兰特里齐亚将罗伯特对“我是谁”的追问从族裔性引向存在主义,让人的身份属性超越了族裔性。小说预设罗伯特的族裔属性不明,苦苦追寻而不得,正对应人类至今无法满意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罗伯特固然带有某些族裔“符号”，但他突破族裔性的限制，成为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塑造的个体。如果个人仅仅是某个族裔的成员，身份属性建立在狭隘的族裔观上，“个人会受到限制，无法超越族裔或文化群体去寻求自己的身份属性”（Nordin 162）。相反，罗伯特是在美国环境里、受美国文化与意大利族裔文化影响、在与多族裔及其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形成的主体。塑造他身份属性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包括家庭、族裔与社会等在内的环境，二是个人的自我、自由选择与行动。一方面，兰特里齐亚强调罗伯特在自我的渴望与环境的挤压两者的冲突中成长，这种冲突因为“我是谁”之问而变得格外激烈。他感受到犹蒂卡族裔混居的环境对他产生的迫压，受困于血统/族裔的枷锁，后来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里的地下人一样，受困于纽约书店地下室里的自我。另一方面，兰特里齐亚强调人是自由选择和行动塑造的：罗伯特选择逃脱犹蒂卡的狭隘族裔分割，后来又走出自我的“地下室”，返回犹蒂卡。通过讲述历史，他促使犹蒂卡人审视自己的生活，最终自己也超越对族裔性的追问。兰特里奇亚将罗伯特逃离的渴望和行动，扩展到包括清教徒在内的任何移民逃离本土、对新世界和自由的渴望。对于移民来说，更广阔的新空间是新大陆；对于罗伯特来说，塑造他的重要环境因素，是英语语言和他研读的西方经典。可以说，罗伯特每次都在逃离狭隘的空间（如族裔性），进入更广阔的新空间。

然而，兰特里齐亚使用地下室人的意象，表明狭隘的空间甚至包括自我，只有挣脱、突破自我的枷锁，才可以进入真正广阔的新空间。突破自我的关键在于与他人建立联系，因此，兰特里齐亚讲述了逃脱和建立联系两个互相矛盾的渴望。罗伯特选择了反抗和逃离，成为独立的自我；但他又指出，自我容易陷入自恋，无限膨胀，发出饥渴的嚎叫，这就是“炼狱之声”（*Inferno* 193）。这不仅暗示在纽约地下室，罗伯特认识到自我的受困与嚎叫，并且暗示某个族群的人如斯皮纳对族裔血统和历史持有偏执的自豪感，也是某种自我迷恋和自我膨胀。罗伯特努力逃离自我的囹圄，最终选择回到犹蒂卡，与他过去的族裔经历建立联系。

族裔性本质上是流动变化的，而族裔性的发展变化，近似个人的心理成长变化。移民族群在其所在的移入文化里，以模仿、寻求认同开始，到追寻自己的独特性，再到如何与他者和谐共处，是一条发展变化的漫长道路。小说《炼狱之声》超越以“差异性”为主的族裔性，突出族裔间乃至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联系的根本，是人类共有的情感和价值观。这个思想在后来一些学者提出的跨文化主义概念里得到了应和，他们认为，“所谓跨文化主义是根植于这样一种追求：跨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边界，界定共享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qtd. in Nordin 161）。在

《炼狱之声》里，艾利克斯先祖、莫里斯、罗伯特、艾利克斯等人的故事具有收留收养行善的主题，接纳、回家和善心是跨越族裔、与他者建立联系的共同价值观。

### 三、超越族裔性的文学家

作为美国意大利移民后代的作家，兰特里齐亚会在两种力量间寻求平衡：一个是在祖先、族裔中寻根，另一个是自由选择和自我塑造。正如维尔纳·索罗斯（Werner Sollors）指出，“出身”决定了人继承的秉性天赋和权利义务；后天因素则决定人是否成为成熟自由的能动者，以造就自我和命运（Sollors 6）。因此，他的意大利血统和父母家庭等因素固然是多重身份属性的一部分，但造就他独特自我的重要因素，是特定美国历史背景下的成长经验：包括阅读、经历、作出的选择和行动。对于作家的族裔性问题，索罗斯也说，“族裔性就这样在当代美国不断得以重新创造……族裔文学史应当让我们更了解不同背景的作家之间的文化互动和交流，更了解美国的文化整合和消褪，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白，把作家归类为某族群成员是非常不全面的做法，并非长久之计，或至少是非常不充分的归类”（14-15）。这个观点完全适用于兰特里齐亚，因为他关注的远不止是族裔性问题。

但另一方面，族裔性毕竟帮助作者传达了诸多细腻的情愫，心照不宣的领悟，感知事物的别样视角。小说最末近似跋的一小段文字题为《一位逃脱大师的哀歌》，写的是一个“怀旧的作家，很久以前就逃了”，离开他在犹蒂卡作“园丁”的移民父亲（*Inferno* 217），这显然暗指兰特里齐亚自己这位逃脱已久并受西方经典熏陶的作家。费舍认为：“族裔性是身份属性里根深蒂固的情感成分”，“很难压制，或者说很难回避”（Fischer 195），从少数族裔家庭出来的作者在过去的传统中，可以发掘宝贵的文化资源，经过重塑后为现在赋予更丰富多彩的内容。因此，读者面前是一个“逃离”意大利族群，却逃脱不了意大利族裔，乃至具有多族裔混居记号的兰特里齐亚。从其独特的视角，他描写个人在族群里成长的心理感受，审视他在逃脱很久后的怀旧情绪，形成一部具有多重思考的作品。雷利也说，“研究作品时，首先要认定作品乃是表达了作者的认知取向，这种研究方法才能充分解释族裔文学。族裔性是众多取向中的一个恒量，但它是多样的，受限来自作者的多种因素，如性情、对社会和个人关系的看法、自我形象，以及对自然界和社会运作的看法”（Reilly 12）。雷利固然是指不同族裔作家的认知取向不同，会对其用以传达族裔性的参数产生影响，但也可以理解为，作为文学家的作家，在作品里必然会选择使用什么元素、是否表达以及怎样表达族裔性。

其次，文学家具有独特的个性自我和丰富的想象力；富于创造性，必会打破许多禁锢，包括与群体认同的族裔身份属性。按照霍弗的说法，他们不会用团体掩盖自己的渺小，因为作家拥有强大的自我、自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能够创造出许多新的事物（霍弗 71）。他们的思考，可能会超越“比人类小”的群体性，在广阔和充满无限可能的人类群体性里找到认同。这种特质，注定他们最终一定会超越狭隘的族裔群体，关注人的问题，涵盖更具普遍意义的主题。正如索罗斯所说，所谓族裔写作也在不断成长，从讲述移民开始，“从非虚构到虚构……从简单到复杂……从‘眼界狭隘’的边缘地位到具有‘普世意义’的重要地位”（Sollors 241）。最终，所谓族裔性，应该是人类共有的情感和价值观在不同的视角下被审视，并以不同方式、声音或载体表现出来，包含作家独特的视角、细腻的情愫及思考。

此外，《炼狱之声》的文学性决定它有别于文学研究和族裔研究。雷利说，“族裔文学不是族裔学，也不是政治学，我们只能说，想象性的族裔写作会有助于描述文化，会合理地宣扬政治观点”（Reilly 12），换言之，文学既然不是社会学抑或族裔学作品，作者可能会敏锐地发现社会问题，描写人物的困惑或困境，但不一定能够也不必提出解决方法。因此在《炼狱之声》里，罗伯特最终二次逃离犹蒂卡。他个人寻求心理治疗后得到了解脱，至于犹蒂卡的社会问题或种族问题，小说描写了学院文人阿约伯沉默式的合谋（94），也描写了“读书和记录人”罗伯特以讲故事改变现状的理想和无奈。此外，兰特里齐亚通过罗伯特和艾利克斯对小说情节的讨论指出，如果小说采用“情节主导”的方式，用计谋手段杀死斯皮纳或败坏他的名声，就会写成一部“低俗小说”“廉价小说”（166）。同样，小说也不肯落入族裔批评理论的话语体系，写出诸如犹蒂卡的意大利裔得了教训、黑人庆祝黑人文化胜利之类的“通俗小说”结局（171）。因此，最终主角罗伯特逃脱了《炼狱之声》的文本，小说的结尾充满了不确定性。

## 结论

兰特里齐亚采用讲故事的方式讨论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族裔研究中惯例使用的方法，即基于寻祖/血统、饮食、语言、历史故事等元素符号的族裔身份属性界定。这种做法弱化了所谓族裔性，即弱化族群与“他者”文化的差异，表明小说中的罗伯特与其说是寻求意大利族裔属性，不如说是打破所谓族裔属性带来的分割。小说超越了狭义的族裔性，更多地从人的心理感受、符号意义和象

征意义等普适性角度思考它。首先,族裔/血统认同是对哲学或存在主义终极问题的一种回答,即,采用寻父寻祖寻根等有限的、具体可见的途径回答终极问题。罗伯特追寻族裔性的渴望是寻父的渴望,更是追问“我是谁”和回家的渴望。其次,身份属性是灵活变动和发展的,取决于个人在其所处环境下的感受、自由选择和行动。小说里的罗伯特固然带有某些族裔“符号”,但更是在广阔的美国环境中受到美国文化影响、在美国社会里意大利族裔与多种族裔的交流碰撞中形成的一个主体,他在自我的渴望与环境的挤压这两者的冲突中成长,受困的自我不断抗争,通过自由选择逃脱,在更广阔的新环境里接受环境对个人的塑造;最终寻求突破自我,进入更宽广的空间,与他人建立联系。第三,超越以差异性为主的族裔性,族裔性的本质应该是人类共有的情感、感受和共同价值观以不同方式或不同载体表现出来。对于兰特里齐亚而言,族裔性可能更多意味着个人在某个族群里成长的心理感受,是身份属性里根深蒂固的情感成分。兰特里齐亚作为艺术家,富于个性自我,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创造性追求自由,超越狭隘的族裔身份属性,与更广阔和充满无限可能的人类群体认同;同时,小说的文学性质也决定了它超越狭隘的族裔性,覆盖更具普遍意义的主题。

##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edwood Books, 1994.
- Bloom, Allan.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 Bona, Mary Jo. *By the Breath of Their Mouths: Narratives of Resistance in Italian America*. Albany: SUNY, 2009.
- Cinotto, Simone. *The Italian American Table: Food,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New York City*. Urbana: U of Illinois P, 2013.
- DePietro, Thomas, ed. *Frank Lentricchia: Essays on His Works*. Toronto: U of Toronto P, 2011.
- Fiedler, Leslie. *Fiedler on the Roof: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Jewish Identity*. Boston: David R. Godine, 1991.
- Fischer, Michael J. "Ethnicity and the Post-Modern Arts of Memory."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Eds.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6. 194-233.
- Gans, Herbert. "Symbolic Ethnicity: The Future of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s in Americ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 ( 1979 ) : 1-20.
- Gardaphé, Fred L. *From Wiseguys to Wise Men: The Gangster and Italian American*

- Masculin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2006.
- . *Italian Signs, American Streets: The Evolution of Italian American Narrative*. Durham: Duke UP, 1996.
- Gordon, Milton M.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P, 1978.
- Heilman, Samuel C. *Portrait of American Jews: The La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eattle: U of Washington P, 1995.
- Huntington, Samuel P.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04.
- Lentricchia, Frank. *The Music of the Inferno*. Albany: SUNY, 1999.
- . *Crimes of Art and Terror*.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03.
- Merton, Robert King.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Scienc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6.
- Nordin, Irene Gilseman, et al. *Transcultural Identiti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msterdam: Brill Rodopi, 2013.
- Pardini, Samuele F. S. "From Wiseguys to Whiteguys: The Italian American Gangster, Whiteness, and Modernity in Don DeLillo's *Underworld* and Frank Lentricchia's *The Music of the Inferno*."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3 (2016): 254-267.
- Reilly, John. "Criticism of Ethnic Literature: Seeing the Whole." *MELUS* 1 (1978): 2-13.
- Sollors, Werner. *Beyond Ethnicity: Consent and Descent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P, 1986.
- Talese, Gay. "The Italian-American Voice: Where Is It?" *American Identities: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Voices*. Eds. Robert Pack and Jay Parini. Hanover: UP of New England, 1994. 311-321.
- Thomas, Alexander R. *In Gotham's Shadow: Globalization and Community Change in Central New York*. Albany: SUNY, 2003.
- Xu, Ben. *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 Thinking through Literary Politics with Edward W. Said and Frank Lentricchia*. New York: Peter Lang, 1992.
- Žižek, Slavoj. *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 New York: Verso, 2012.
-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梁永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